

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

原著還珠樓主 批校葉洪生

蜀山劍俠傳

一七

近代中國武俠
小說名著大系



蜀山劍俠傳

一七

原著 還珠樓主
批校 葉洪生

73·12·0724

·8404311·

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

蜀山劍俠傳 第十七冊

著者 還珠樓主

批校者 葉洪生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七六二七四二九

郵撥：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

第二三五回

舉酒慶豐功 遼海澄波寧遠嶠
尋幽參妙法 千山明月渡飛仙

話說眾仙聞言，自是忻佩。天癡上人重向眾仙致謝，說：「後洞已令門人整理停當，備有水酒，為諸位道友及門下高足慶功慰勞。」堅留小住。

眾仙見其意甚誠，又喜他勇於遷善，迥非故習，人本端正，也樂得交此教外之友；同聲稱謝，允留一日。上人隨延眾入洞。

席間雖無多兼味，但有島上所產，千年銅椰靈果，和十餘種乾鮮果脯、竹實首烏之類，並有數百年仙釀。無一不是輕身益氣，脫骨換胎，可致長生，於修道人有益之物。祇是前洞為乙休所毀，後洞石室稍小，長幼兩輩須分兩起飲宴罷了。

長一輩賓主言宴方酣，矮叟朱梅笑道：「乙駝子，你把人家鬧了個河翻海轉，你自己也吃了些苦頭，算是折過，不要你賠還了，現在一切歸之劫數。你和主人已然打出相好，是朋友了，難道他島上這些銅椰靈木，你那飛刀與眾不同，又陰又毒，別人無法解救；難道好意思，由它打你手裡毀掉不管？少時袖手一走，便了事麼？」

木精桑姥姥
來歷詳見《
青城》。

天癡上人初意：「以自己的法力修建洞府；極為容易；祇等仙賓一走，移回磁峰，即可興修。最主要的，還是乙休所斬斷的大小數百株銅椰仙樹。但是東方乙木之精，與己雖是面和心違，卻有極深淵源，一呼即至；滿擬使其回生，易如反掌。受傷門人又經治療，祇顧欣喜，設筵謝客，全未在意。及聽朱梅一說，才想起乙休斬銅椰的是道碧光，元磁真氣，收攝無效。前聽人說，乃妻韓仙子有一至寶，名寒碧刀，如是此寶，卻非糟不可。對方雖已化仇為友，到底釋嫌不久，又不好意思出口。」心正犯愁。

乙休已笑道：「朱矮子，你最刁巧！起先慫恿我和天癡道友為難，今又來作好人。我起初不過一時之忿，怎肯使這天生靈木絕種？祇為先時無暇，現又主人盛意留飲，酒又極佳；欲待少飲再去，靈木接上重生，再來終席，與諸位道友同行。你多管閒事作甚？」

朱梅笑道：「駝子少發急，沒有我，能有今天這場盛舉麼？當初我怎對你說來？如尋老癡兒赴約，須把我和白矮子約上，三個打一個還差不多。你偏倔任性，獨個兒到此，怨得誰來！」

天癡上人不知乙、凌、白、朱四人交深，嬉笑怒罵，成了家常便飯，恐有爭執。借箸解勸，乘機問道：「乙道友那日所用諸般法寶，均非磁峰所能收攝，法力高強，大出意外。內有一道雙尾碧光，從未見有相似之寶，可是那寒碧刀麼？」

白谷逸在旁，笑道：「駝子為你磁峰，專攝五金之寶，恨不得把當初給韓仙子的聘禮都借了來。不是此刀，還有何物？」

天癡上人道：「果是此寶，那就真怪全島靈木都如枯朽，一觸即折了！」

乙休看出天癡上人似頗情急，又不便出口相煩神氣，笑道：「自來矮子多是人小鬼大，不好惹。他兩個素來貧口薄舌，裝乖取巧，不值理睬。我已吃了不少仙釀仙果，須要有個抵消。幸而身邊丹藥尚多，島上又有靈泉，且為主人醫完神木，再來叨擾餘酒吧！」

上人忙起致謝，意欲陪往，並命門人隨侍，聽候驅策。

乙休道：「俱都不消。我前邊，還有峨嵋門下幾個小友，有話要說，你自作主人吧！」

朱梅也攔道：「他是娃娃頭。如今峨嵋眾弟子下山，他不知又要出什麼花樣，教人惹事？也許還約兩個在海邊過過棋癮？你由他去，醫不好靈木時，再和他算帳。」

朱由穆大笑道：「你兩個可是仙人，直成市井無賴，專以口舌為勝了。」

朱梅笑道：「我們無賴；你這小和尚，收心才幾天，就準是好人麼？」

朱由穆佯怒道：「矮鬼如再放肆，叫你回不得青城去！」

朱梅道：「諸位道友，你看他這樣火氣，像守清規的和尚麼？」引得眾仙，都忍俊不禁。朱由穆道：「你是個魔頭；我具降魔願力，作獅子吼，不能算犯嗔戒！」眾仙互相又笑了一陣。

姜雪君道：「放箸好酒仙果不享受，互相譏嘲，不犯清規，也是口過。畢竟峨嵋三位掌教長老，氣度莊嚴，丰渠夷沖，你看人家笑麼？這才像是領袖群倫的教祖。」說時，乙休似有什事，早匆匆起了出去。

朱梅正要答言，忽聽外面雷聲大震，跟著走進兩個本島門人，躬身稟告，說：「乙真人剛剛走出，韓仙子元神忽然飛來，二人略談，便又飛去。說時，乙真人面有怒容。聽口氣，韓仙

按：乙休之
舊仇蓋指雙
鳳山邪氏二
小；然此段
公案卻始終
未能明白交
代。

子似來應援，途中遇阻，與一對頭門法兩日，因此來遲，路過玄龜殿始知細情。大約為那對頭，來與乙真人商議。行前並助行法，將斷木扶起。現在乙真人正率峨嵋門下八九位道友，醫治靈木重生，雷聲乃韓仙子行時所發。」

朱由穆道：「可見夫妻情長。韓仙子和乙道兄反目多年，以前宛如仇敵；今方和好了旬日，一聞有難，便以元神趕來相助。這位嫂夫人雖然法體未復，當年法力仍在，更多異寶。對頭何人？竟敢輕捋虎鬚，樹此一雙強敵，也可謂不知自量了！」

追雲叟白谷逸道：「這也不一定。你沒聽門了兩天法麼？如是庸手，遇上這位女菩薩，焉有生理？駝子又那樣生氣，莫非是他舊仇人不成？不然她是來救夫報仇的，無故怎會和人如此惡鬥？齊道友正運玄機推算，可知這對頭底細麼？」

妙一真人道：「當然沒有別人，難怪他梁孟忿恨！這類喪心昧良、棄明投暗的妖邪之徒，便我們遇上，也容他不得。如非行踪詭秘，善於潛行遁跡，早為我們誅戮了。他必是見韓仙子元神雲遊，妄思加害，沒想到對方如此神通。這一勾起前仇，必無幸理。乙道兄知他詭詐，想假手我門下弟子去誘他出現，正商量日後何處相見呢。」說罷，又聽一聲雷震，又有門人入報：銅椰全已重生。

乙真人正和諸位小道友，談那門法放火之事，不肯歸座。天癡上人大喜，意欲親出謝迎回座。

白谷逸笑道：「朱矮子說他娃娃頭，實在不差。他最喜歡有根骨的少年男女，一投緣，便

永久扶持，此時必正有興。他那脾氣，人去也請不來，道友何苦強他呢！」上人祇得中止不往。原來一千小同門，多半俱喜和乙休親近。乙休也最喜愛他們，尤以司徒平夫妻、金蟬、石生、英瓊、英男、向芳淑、甄、易弟兄為最；岳雯、友更不必說。

這次眾門人聞他有難，個個關心。見時，當著師長，不便請問，悶在心裡。乙休自然看出，臨時又想起一事，特借醫治靈木之便走出，往前洞去尋金、石、甄、易等六小弟兄。別的幾個和乙休最熟的門人，也相繼追了出去。除岳雯沉穩不語外，七張八口，紛問遇險之事。

乙休還未及答，韓仙子忽然飛來，說在岷山，聞人說起被陷之事，匆匆一算，果然不差，忙帶法寶趕來救援。中途遇見夙仇，仗著他同有兩個左道中能手，欺韓仙子元神出遊，合力夾攻。韓仙子和那仇人苦鬥了兩日一夜，方得獲勝。初意丈夫法力尚且失陷，天癡陣法定必厲害。易周兩老夫妻，同仇敵愾，可約相助，便道前往邀約。見面才知丈夫已然轉禍為福，此時眾仙大功告成，正在慶賀。因憤仇人可惡，自己不暇報復，趕往銅椰島告知。還助乙休將所斷銅椰全數凌空扶起，由乙休率眾峨嵋門人在接口處安上靈丹，行法重生，自行別去。

乙休隨談起遇險經過，眾人才知，天癡上人那日在白犀潭敗走，又入埋伏；幸仗小神僧阿童，用白眉禪師所授佛法相助，天癡上人師徒方得脫身回去。本就怒火填胸，歸途路過玄龜殿，忽想起此次吃人大虧，事情全由易周家教不嚴，任憑兩個素無經歷、不知輕重的孫兒，在外面仗恃家傳法寶，行凶惹事傷人而起。當時勾動舊恨，登門問罪，要易周當他重責易鼎、易震，否則便要大鬧一場，拿他來洩忿。

易周乃「周易」之化身，自然占算如神。

當初雙方原經深交，祇因同是海外散仙，兩島相隔又近。上人有些剛愎自恃，人卻正直。未走火入魔以前，兩老雖曾互相訪晤；彼時上人初歷銅椰，在時間上還不過百年，不知易周得道比他年久，合家老幼，法力道行，個個高強。見他神仙眷屬，乃子易晟已修仙業，仍有家室之好；易周人又謙沖，看不出深淺，未免稍存輕視，詞色矜誇。兩三次往還之後，易周見他雖是端人，終嫌驕傲；又看出他不久即有劫難，便以朋友情分微言諷誡，本心還想助他。上人偏是自大，不特未領好意，話不投機，反倒拂袖而去。易周越覺此人乖謬，氣味不投，由此不再與他交往。

天癡上人又不久走火坐僵，幸仗法力高強，僅以身免。想起易周，先天易數，果然高明。既有朋友情分，那日便應詳言趨避，不應出語譏諷，引已誤會；遭難時，如來相助，也可覺免。自己並非左道妖邪，便外人無心相值，也必念對方修為不易，全力相援，斷無坐觀成敗之理。如何明知究裡，置之不問？心中也是記恨。

那日易氏弟兄誤傷靈木，必欲懲處，便由於此。這時怒火頭上，祇顧想洩忿；卻沒想他這數百年枯坐苦煉之功，雖然功夫大進，遠非昔比。又煉成了靈木仙劍，諸般異寶，元磁精氣，慣攝敵人的法寶飛劍；卻沒想到，對方這多年光陰也非虛度。尤其是先天易數，妙參天人，事盡前知，無微不臚。人家早就算好他師徒要來，已在殿前平台之上，暗藏埋伏，列陣相待。

上人師徒盛氣而來，落向台上，正待大喝：「主人出面！」猛覺天旋地轉，四外冥茫，昏沉沉對面不見人影，知已誤陷敵陣。上人原非弱者，立命眾門人聚在一起，不可妄動；一面施

展法力，打算將陣破去。那知陣法玄妙，與眾不同。除卻昏霧沉沉，身上時寒時熱外，並無別的威力，祇是衝不出去。不理它還好，一經施為更糟。法寶飛劍放將出去，祇在暗影中一閃，便即失去。情急之下，連施五行禁制，用盡方法，全失靈效。

始而師徒多人，還能互相問答；後來隨行弟子全無聲息，敵人也一個不見，辱罵也置不理。總算上人自身法力高強，尚能守護元神，雖然被困在內，人卻無恙。相持了兩個多時辰，愧忿已極，把心一橫，豁出再轉一劫，和仇敵拚命。施展道家最惡毒的「六陽解體大法」，運用玄功自裂法體。一面將五行真氣互相生剋激撞，發出五遁神雷；再將所煉元磁精氣，同時爆散。三法齊施，發出無邊烈火迅雷，連自己和整座玄龜殿一起毀滅。主持陣法的人祇在十里以內，當然是不死不傷。等元神遁往別處，另尋廬舍，如見敵人未死，再作復仇之計。上人正在咬牙切齒，打算查出門人存亡下落，立即施為。

忽聽易周在內殿遙呼道：「來人是天癡道友麼？既承下顧，何不在未上平台前知會一聲？老朽近以鼎、震二孫投入齊道友門下，致與左道旁門中結怨。靜居已慣，不耐煩囂，與人爭鬥，卻不願無知之輩上門欺人。沒奈何，在殿前平台之上略施小技，好使此輩到時知難而退，我也懶得傷他。前數月，還差點沒將兩個小孫的同門師姊，困人在內，想起慚愧。道友久未臨降，所以忘卻通知。疏懶成性，日益衰憊，恐有非常之事，無力應付，每日強理舊業。」

「適才正在入定，忽聽家人再四疾呼，將我警覺，說是陣中有困有多人。仔細一看，才知道友誤觸陣中埋伏，眾高足又誤走安門，全數臥倒。其實這先天一元陣位，說破也無足奇，祇

為道友倉卒入陣，先未看清門戶，所以稍為留滯。本欲親出迎晤，無如此是常課，適才已為道友延誤，行即入定，祇好異日登門負荊了。那幾件法寶仍在原處，眾高足在西北角上，俱都無恙。請取了同回仙府，容再相見。」

天癡上人聞言，情知敵人有心捉弄，這等對待，叫人急不得惱不得。雖恨不能把敵人生咬幾口，無如這等形勢之下，如何能再與鬥法？再用前策孤注一擲，不特多年苦功可惜，並還十九不能夠對拚。既作不知，祇得任之，將來再打復仇主意。當時情景，端的啼笑皆非，無地自容！直等易周從容把話說完，倏地眼前一亮，天光頓現，重返清明。法寶、門人，果如敵人所言，一無損傷，含冤收起。

天癡門人先都昏倒，醒見乃師在側，還道陣被破去。有兩個方開口想問，上人恐更丟人，將手一擺，喝聲：「回島！」便同往銅椰島飛去。

到後，才向眾門人述說。上人氣得要死，門人都悲憤；一面還須留意仇人尋上門來。剛把所設陣法，加功重行佈就，一道經天朱虹，忽見自遙空飛墮。落地現出神駝乙休，見面便罵：「無恥老賊！如非有人暗中助你脫險，早已半人不回；自沒出息，還敢無故往尋易道友生事。你平日枉自狂傲，如何連人都不見，便被陷陣內？易道友雖不值與小人計較，你如稍有廉恥，當著許多徒弟，早應撞死玄龜殿了！人家剛放了生，如藏頭洞內，面壁百年，自愧自勵；也還不自愛，怎剛得活命，又在這裡張牙舞爪？山妻已然教訓過你，我再獨自登門，看你還有什麼鬼搗？」

二人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又是應劫之人。乙休固因上人玄龜殿之行，加了好些厭恨輕鄙，辱罵不堪；上人自然也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不等話完，便交了手。

這次卻與白犀潭門法大不相同，仇是越積越深。上人屢敗之餘，身受奇恥大辱，一面全力拚命，一面加了十分小心。又在自己所居島上，佔了好些地利；又有各種埋伏禁制，諸般法寶，和那元磁神峰。一切應敵制勝的法術，多已加功備齊，祇等運用，無形中，力量增強了好幾倍。

乙休卻生了輕敵之念，當此勁敵，視若無物；臨機大意，已佔了兩分敗著。偏又不知那裡來的邪火，把日前以「對方修為不易，此行適可得止」的初心忽然變卻，屢施毒手，欲制敵人於死。

上人驚弓之鳥，祇管佈陣行法，也知乙休厲害；自身成敗關頭，此係最後一著。神峰休戚相關，靈脈深居地底，一旦行法倒轉；萬一仇敵玄功奧妙，一個制他不住，反倒弄巧成拙，轉為作法自斃，連根本也為所毀。上人再三隱忍慎重，未敢遽然發難。無如乙休人已中魔，專走極端，心辣手狠，不留餘地。

乙休接連分化飛劍，先斬斷了數十枝神木劍，又連傷了十多個上人門徒。妙在所用法寶飛劍，均不似五金之質煉成，上人一件也未收去。五遁禁制又困他不住，正在舉棋不定，打算行那最後一著。乙休忽因上人五遁之外，忽發乙木神雷，始料未及，幾為所傷。不由大怒，又放出一道碧光，連發太乙神雷，將島上銅椰靈木一齊斬斷，將洞府也震裂，揭去了多半。上人才知，再鬥下去，祇有挫折；終須孤注一擲，不能兩立，才橫了心，將陣法催動。

「邪火」自天
來。

「生平不受人恩」一語甚是。惟所謂當年全仗東海三仙相助出困，則與一三〇回首次交代乙休來歷大相徑庭。

乙休連勝之餘，愈益驕狂。明看出敵人設阱相待，竟恃煉就不死之身，再吃上人言語一激，率性自行投到。本擬深入以後，相機應付，至多把此島用法力毀去，也無失陷不出之理。那知劫數臨頭，靈知已非往日。上人在初走火坐僵時，惟恐有人覬覦磁峰，來奪此島，難於抵禦，便設下此陣相待。不特上層陣法玄妙，地底更是禁制重重，厲害非常。就這樣，還恐困不住敵人，又以全力加功施為。

乙休當時不曾看出，到了下面發覺，才知人網已自無及。總算煉就玄功，法力高強，縱不能出，也不致送命；如換旁人，也就慌了。乙休則不然。準知妙人真人等一千好友，均知雙方鬥法之勢，還有老妻韓仙子；至多人困上數日，必來救援，耐心等待，終可脫身。一則，人本好勝，生平不受人恩。第一次大劫也是失陷地底，全仗東海三仙相助出困，已迫不得已，引為深憾，如何二次又借人力相援？二則，人已中魔，倒行逆施，把上人恨同切骨，立意報復。

乙休一見用盡方法，不能出土，上人又在上催動陣法，發動極厲害的土木禁制；地底不比上面，身已受制，雖不致死，到底困苦難禁。恨極心橫，頓生毒計。一面暗拔命門主髮，不惜耗損真元，化出一個法身，在地底禁網以內裝著苦鬥，亂竄不已。本身卻已全力運用玄功，往地底穿去，直下數千丈，欲將地肺中所藏千萬年玄陰之火，攻穿爆烈，使全島裂成粉碎，一齊陸沉，再乘機飛出尋仇。

地肺深居地底五千丈下，約有全宙極十分之一大小，形與真肺相等。共有十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二氣包，聯在一處。氣包大小不等，最小的也有千百里深廣。內中不是佈滿沸漿，便是漲

所謂「地肺」也者，出自魏、晉道教所傳《五藏真形圖》一書。意爲天下名山洞府之地底，互有通道相連；其作用有如地球生命之肺，故名。然此說亦非平空臆造，乃據戰國時陰陽家大師騶衍之說而來。惟還珠之「地肺」更推陳出新，可與「地心」等量其觀也。

滿黑毒之氣。可是每包中心，均有一團厲害無比的玄陰真火，祇將外皮攻破，立即破土上升。所過之處，無論金鐵石土，遇上便成熔汁。一會，地底熔空，真氣鼓盪，越來越猛，多神奇的禁制也制它不住。在地太深，難所觀查，不等上面人看出驚覺，一聲巨震，千百里的地面，立被震裂，直上遙空。陰火更是元磁真氣的剋星，一燒便燃。別人因無此法力下去，就有此法力，誰也不肯冒此奇險，身入無間湯火地獄，去受那等苦難。

乙休也是為勢所迫，不得不鋌而走險，強忍艱危苦難，好容易冒險到達。倉卒之中，祇覺出這一帶地肺的氣包太大。不知內中的陰火毒氣，早在千萬年以前，被前古太火吸收了去，結成一個長大幾及萬丈的禍胎，緊貼肺包上部，正待時機發動。妙一真人這時已率長幼眾仙趕到，在和上人行法，一倒轉，乙休攻穿之處，恰是其地。肺包連禍胎才一穿破，毒氣立即激射而出。

乙休雖是法力高強，連在地底飽受苦難，已數日夜。地層堅厚，人已勞極；再又驟出不意，沒想到還未攻入中心，毒煙便自激射，如此猛惡。忙運玄功，行法護身，受傷已是不輕。知此預計厲害，雖喜必可報仇，自己也是不敢大意。先斷定了禁制層中必要爆裂，正好合式。及見過了禁地，上升更遠，又是直徑，彷彿熟路。忿氣難消，心想：「先借這火脫險出去，再行法施為。一樣可使中途爆發，將全島連帶磁峰一齊毀去，自己卻要安全得多。」

念頭才轉，他本隨火氣上升，猛覺通身炙熱如焚，痛楚非常。雖覺有異，還不知道此乃洪荒以前「太火毒焰」，任是多大法力，久了也被煉化。一見不好，不敢再任火氣圍身，忙使法力搶向前去，破地上升。一面發動太乙神雷，想把四外土地震裂開來。正準備一上去，便鬧個

天翻地覆，誰知剛自火穴飛出，采薇僧朱由穆早已衝煙冒火而下，用一圈佛光將他接去。隨與妙一真人眾仙相見，才知倖免天劫。表面不說，心感妙一真人為友心熱，設想猶為周詳。此來反罪為功，他年末劫決無為害之理。

乙休向例無德不報。知眾弟子少時分手，便要各去修積，適才席上想到，立借醫治靈木為名走出；欲向眾弟子詢問東帖上所示行止，并定彼此相會時地，有事如何向己告急求救，作那人定勝天之想，免眾弟子於難。不料話還未及說，老妻忽來，說起遇仇之事，暫時須代韓仙子去尋那仇人，無暇及此，祇得罷了。略說前事，祇和眾人訂約相見，便即回洞歸座。

上人極口稱謝，又問：「韓道友既然來此，如何不肯臨謁？」

乙休笑答：「此次因果，易道友已與明言，絕無他意。祇是有一仇人途中相遇，必須即時回山；匆匆和我說了幾句話，便自走去。等山荊復體重生，再回來拜望吧！」

白谷逸笑道：「駝兄劫後重逢，語言文雅乃爾！子何前倨而後恭也？」眾仙聞言，多半笑出聲來。

朱梅道：「白矮子，不要開他心了！須知雙鳳山兩小，與兩個老殘廢交往頗密。他夫人遇見一個，便鬥法兩日夜；兩下又迎，駝子前去尋他，未必便能順手，一到便佔上風呢！」

乙休把怪眼一翻，正要答話，朱由穆接口問道：「你說老殘廢，可是天殘地缺麼？我和姜道友正要去尋他呢！雙鳳山兩小又是何人？敢將乙道兄梁孟虎鬚？我祇靜坐了些年，還有這許多無名妖孽猖獗。乙道兄如不嫌我二人，攜帶同去拿他們，試試多年未用的手段如何？」

乙休道：「這兩小賊，乃山荊未遭劫以前的仇人，老弟怎會不知？」

姜雪君怒道：「邢家兩個忘恩小賊，尚在人間麼？我們太無用了。我知乙道兄向不喜人相助，但這兩小賊，我卻恨之人骨，非加誅戮不可。不允同往，卻是不行。」

乙休道：「我倒並非恐懼二賊與老殘廢，二山相同，望衡對宇，勢孤難勝；倒是防他詭詐滑溜，善於隱跡，和那年一樣，一逃走便難找到。他受人指教，詐死多年，我夫妻竟自忽略；直到防身法寶煉成，他新近出世，才得知悉。因和這裡定約，又想人已怕我至極，詐死匿跡。祇要悔罪，山荊不向我絮聒，何必不予以自新之路！那知他妄恃煉成法寶，詐死反惹我們，如何容得？有朱老弟和道友前往，伏誅無疑了。」說時，妙一真人微笑不語。

白谷逸道：「靠不住！你看教祖真人在笑你說大話呢！」

白雲大師接口道：「二賊委實成了公敵，誰也容他不得！我為他，還煉有兩枚戮魂針，也被假死瞞過，真是笑話。」

佟元奇道：「大師兄和掌教師兄早知他未死，祇為二賊氣運未終，還有點別的牽引，所以一直未說。我還是那年東海煉丹，大師兄無事間提起的。否則屠龍師太先放他不過，何待今日？」

餐霞大師道：「如論邢天相、天和兄弟，不知是何居心？身非邪教，已將成就，無端背師叛友，比匪行凶。人祇與他相交，必為所賣。天殘地缺起初憐他窮無所歸，又重朋友情面，百般袒護。我看此是玄門凶星，將來兩老怪恐也不免被他連累呢！」

奇哉怪也！
一路寫邢氏兄弟爲玄門公害，人人得而誅之。然七嘴八舌，只能窺其一鱗半爪而難明究竟；後文亦無找補交代。

姜雪君道：「如此說來，峨嵋諸道友俱早知二賊下落了。我恨二賊猶勝於乙、韓梁孟。別人不常見，怎妙一夫人和頑石大師不和我提起呢？」

餐霞大師笑道：「妳想左了。以前知此事的，連二位師兄不過四人。我和齊師嫂、白雲師兄，俱在開府以後、道友未來時，方聽掌教師兄說起。不久你和朱、李二位道友重返凝碧，大家一直有事，閒談時少，所以不曾提到。」

醉道人道：「事前已知二賊伏誅，當不在遠，無須再提。我們已然厚擾，一同走吧！」

眾仙應「是」，便起謝辭。上人知各有事，難再挽留，慇懃送將出去。眾弟子已在外侍列恭送。眾仙又勉勵了幾句，隨向主人作別。

除乙、朱、姜、李四人往尋仇外；玉清大師、楊瑾二人做一路，早有前約；白、朱二老也各回山；峨嵋眾仙自回仙府。

祇一個小阿童沒有去處，先想和二位師兄同往雙鳳山去，朱由穆不許。阿童道：「那我看大家全都回山去打坐，等師父好了。」

朱由穆道：「你想跟金蟬、石生他們結伴惹事麼？留神我稟告師父，要你好受。」

阿童膽小，賭氣答道：「這也不許，那也不許，叫我到那裡去？你看人家師兄弟互相攜帶，多親熱，偏我受欺。」

朱由穆道：「師父叫你下山修外功，是要你和人湊熱鬧麼？不會自己找地方去。」說時，阿童見峨嵋眾仙，白、朱二老等，已紛駕遁光飛去。十餘道金虹高射遙空，電閃星馳，一瞥即